

嘉業堂  
叢書

春秋正義殘本

第二册

K2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春秋正義卷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二年注戎狄至魯地 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氏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爲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

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莒人入向正義曰世本莒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復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

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眾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師帥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

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師旅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眾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序列則將卑師眾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師師卿將不

言師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注無駭至八年 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繡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



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秋卽與盟復修戎好若己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注高平至有誤 正義曰杜勣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厯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月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

云日月必有誤也

注裂繻至放此 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  
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  
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  
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  
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  
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婿也爲有廉  
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  
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隣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  
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

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注子帛至密卿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無書魯大夫下卽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注桓未至三年 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令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天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傳注許其至而足 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三年注日行至七年 正義曰古今之言厯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遇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

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  
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  
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  
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厯家一日分爲九  
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  
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較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  
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  
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  
知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  
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日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余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己己之下經無朔字長厯推此己己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厯紀全廢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

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微。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令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卽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天王崩

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令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會 正義曰今檢杜注无葬者皆顯言其

謚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修經當改正眞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卽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說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眞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君氏卒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舅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異氏也

注武氏至釋也 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

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注魯使至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

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生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隣國亦同書薨則與已君

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  
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  
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  
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  
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  
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  
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  
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  
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  
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

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間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无薨卽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內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送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注夫人至詳矣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

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旣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旣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旣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卽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耐喪服小記曰婦耐於祖姑雜記曰妾耐於妾祖姑是耐於姑者耐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兩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一事則

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旣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卽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爲文也至於書經則夫人與薨其文故先言不稱



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爲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隣國若不以赴告於隣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辯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旣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旣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无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

哭故不書葬定妣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  
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耐耐而  
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  
得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  
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  
文相將也葬定妣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  
不耐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耐解不稱夫人注以不  
赴不耐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  
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結蓋赴耐二禮課行  
一事則是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  
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耐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

耐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耐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耐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耐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无所施身即仲子是也赴同赴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耐耐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葬惠公自有元妃別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耐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注不書至妾媵

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

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注四月至陽縣也 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令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

故爲令之義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

澗谿至之菜 正義曰毛卽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

注谿亦至毛少 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積无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无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无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

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  
釋水曰小者。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  
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无少木也故杜以毛爲  
少少卽下句蘋蘩蕒藻是也藥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  
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 正義曰釋少云萍萍其大者蘋舍  
人曰萍一名萍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  
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烝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  
酒釋少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  
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

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中好聚生蘓訓聚也故云蘓藻聚藻也陸璣疏云生水庭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拔去腥氣米麩糝烝爲茄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注方曰至曰錡 正義曰此皆詩。毛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潢行至流潦 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

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曰：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行。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河酌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可薦至王公。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河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蘋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

雅有行葦。正義曰：采蘋采蘋，河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令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至葬也 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而立寡人 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命以義夫 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

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師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

商頌至謂乎 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 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

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者。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令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師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威。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正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人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

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  
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注旣盟至日誤 正義曰釋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  
意也車路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  
記異也禹貢導流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  
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  
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令古  
或殊杜旣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  
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无月而云十二  
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  
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

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厯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至莊姜 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大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二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大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大子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

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天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天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言。天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天子在東也

所爲賦碩人也 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余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 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媯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邊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邊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媯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媯蓋桓公姊妹也

注媯陳至未定 正義曰諡法暴慢无親曰厲典禮无愆曰戴是皆諡也石碣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

弗納至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已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注謂者欲過度汰謂放恣无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

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妄能起四過者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妄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至鮮矣 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眡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眡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一鮮總四事言四事



皆鮮也

賤妨至破義 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  
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  
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  
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无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  
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  
卻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  
國也陳靈蔡景姦穢无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  
所害陵謂加尙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加小加陵  
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 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

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弑犯之也

注老致至始事 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夏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四年莒人至牟婁 正義曰譜云杞妣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濇干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潛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

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无號諡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諡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

注書取至婁鄉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

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  
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  
志又云北海郡濇子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  
曰濇子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濇于國之所都此濇子  
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  
國都於東莞濇子縣以雍丘濇子雖郡別而竟連也桓  
五年傳稱濇子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  
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師諸侯  
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濇于是知濇子  
卽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  
何而遷故云濇子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

四年又從涓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涓于以无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雖然涓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涓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涓于又從涓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涓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涓于則涓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都涓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鄆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

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注稱臣至死月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无道而州吁爲賤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无无。无。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

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  
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弑君不書族者四事  
州吁无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  
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  
以爲督有弑君之心故去氏案傳日以先書弑君見義  
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  
則爲己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  
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  
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无爲獨於此二  
人陋也欲以爲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无義例則  
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

溺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已  
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  
史策舊法故无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  
使者辭有詳略仲尼修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  
刊而定之不者卽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  
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  
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无他比知非大例  
也然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  
於經其如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  
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  
无褒无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



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闕公以下皆書氏亦是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无常比例褻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无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无所褻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无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厯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

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  
有日而无月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經有壬申公朝  
于王所有日而无月經有比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  
者有十四事

注遇者至清亭 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  
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閒地克期聚集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眾各重其禮雖特會  
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  
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  
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  
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

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

則己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注州吁至水名。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根不在天子。弑君取國爲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卽與弑君无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旣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卽君臣之分。已定。故諸

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  
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  
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  
亦與成君同義者卽莊九年齊人殺无知及此年衛人  
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  
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  
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  
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  
會矣是列會卽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  
人之辭卽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

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  
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  
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  
云濮陳地水名

注衛人至八年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  
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  
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  
眾也是仲尼善其得眾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注謂二至之怨 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  
未必往前更无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  
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

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卽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又記雖多謬語此當信然

注蔡令至蔡縣 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宜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

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阻兵而安忍 正義曰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  
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

故書至疾之也 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  
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入不加貶責此公  
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  
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因諸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  
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

王覲爲可 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  
宣公卽位 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踰年  
也



五年注書陳至魚臺 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九月至六羽 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令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官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

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  
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  
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  
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  
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  
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卽娶之雖不以爲夫人  
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死二適孟子  
入惠公之廟仲子无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  
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  
畢卽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  
既終將爲吉祭主无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

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眾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似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

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棧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干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血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夏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禮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卽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旣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

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卽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卽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注邾主至鄭上 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

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注蟲食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貨无厭故曰蟻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蝨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璣疏

云舊說螟蟻蝻蝱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為名耳

注大夫至所及 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傳觀魚者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敝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

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

臧僖至敗之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是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馭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旣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



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  
卽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  
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卽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  
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  
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  
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  
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  
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  
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  
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  
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

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无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令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注臧僖至與戎 正義曰僖伯名彊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卽此冬書公子彊卒是也諡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諡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

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  
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  
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  
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登宗廟器見此意也

注言器至所起

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

有法度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  
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注蒐室至擇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

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

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上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氏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先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  
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  
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  
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爲之說其名亦  
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  
無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  
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揀取之名也

注各隨時事之間 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之月自是  
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間日雖則農月必有間時故曰隨  
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

注雖四至眾也 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

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眾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日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日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日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

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卽止兵收眾專心於農秋卽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

注飲於至獲也 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教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

也

注車服旂旗 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  
卽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  
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  
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  
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  
服兵服也其旂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  
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  
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稱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師也師  
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眾屬軍吏



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者書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鄉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旄旂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

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  
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卽  
戎者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  
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鳥獸至於器 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  
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  
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  
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  
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  
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

注俎祭宗廟器 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

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其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爲咸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鳧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令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

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

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絮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  
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  
在遊戲故譏之也

注孫辭至否矣 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  
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郟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  
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是孫辭也若國竟  
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  
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  
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注矢亦陳也 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注曲沃至國縣 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

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  
燹父改之曰晉燹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  
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  
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  
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  
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  
過改名應邵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  
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注南燕至燕縣 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  
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媯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  
國媯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

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注邾國至邾鄉 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邾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文十二年邾大子朱儒奔魯書曰邾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邾國伯爵也

注萬舞也 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令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眾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令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

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卽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夫舞至八風 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鐘罇也石磬也土埴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

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遂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埴，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祝。故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溫結也。蟋蟀詩曰：旡以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辭魯之僭倣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眾仲眾仲因明大

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尙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注諸侯至不聽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

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春秋正義卷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六年注和而不盟曰平 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爲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无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蒞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注雖无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无事何以書春秋雖无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

時昊然後爲年此注用公羊爲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无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厯數也

注秋取至易也 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正明爲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爲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抚有其邑凡邑爲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爲惡鄭故杜以爲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旣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无備襄十三年

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无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注渝變至更成 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後爲和好變卽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注翼晉至大夫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



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

注諸地至放此。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其地公孫嬰齊卒于狸服並注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

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五月庚申 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效此

注告饑至之賢 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已國不足旁請隣國故曰禮也定五年版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无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无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效此

注周桓至口焉依 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黑肩事見桓

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  
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  
子宜曰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  
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曰是爲平王以西都  
偏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尙書國  
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七年注叔姬至故書 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  
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  
年滿時行故書其版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  
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  
姬傳无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繆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

覲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覲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注戎鳴至西南 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鐘鼓也杜意以飯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飯非執也杜必知以飯非執者穀梁傳

云以叛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叛。若以叛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叛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叛，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叛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卽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叛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總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總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上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上明，非

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爲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爲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无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

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徃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兩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注朝而至卿寺 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



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  
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歆如忘 正義曰歆謂口含血也當歆血之時如似遺  
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歆血也服虔云如而也臨歆  
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  
讀以告神非歆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  
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泄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八年注宛鄭至東南 正義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  
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无族傳无譏文故知未賜  
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飯祊知祊是鄭祀泰山  
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泣

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爲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對稱故也

注元年至備故 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  
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  
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苟偃之禱先  
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  
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  
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  
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  
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  
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苟偃禱河一時  
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爲  
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

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尙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販生弑君嫌販生无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偏成婚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上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爲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上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

之如杜此言則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正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注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卽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令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注莒人至來間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

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傳注犬丘至兩名 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注成王至之田 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士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

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无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无所祭祀故欲爲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

者欲爲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  
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閭之士以其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閭之士猶魯  
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  
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  
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  
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  
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  
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  
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  
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



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注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婚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眾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无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婚禮婦旣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間无祭祀

之事先祭乃食禮无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爲較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旣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說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注言鄭至丙戌 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  
二十一日而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  
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  
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麻推  
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  
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  
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  
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  
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效此

注因其至媯姓 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  
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爲氏姓

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也秦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媯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非也

注報之至曰陳 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

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瘞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

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尙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尙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无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眾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

義无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旣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无效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无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无族者魯之鞏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无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

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未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

諸侯至爲族 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



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旣无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卽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不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

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字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旣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

子不復得稱公會孫如无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无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无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

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  
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卽爲此族案世本  
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  
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  
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取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  
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  
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  
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  
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九年大雨震電 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

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

大雨雪 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者因卽以雨言之雨益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卽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傳注此解至經誤 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无霖  
字則傳无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  
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先者至以逞 正義曰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  
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  
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  
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则是无繼續矣无繼則易敗如是  
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  
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  
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  
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

死故以解亂之

注爲三至死也 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弟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弟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也

十一月至戎師 正義曰此卽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爲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爲文以總之

十年注公子至七年 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

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日及傳稱盟于鄧爲師期公旣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鞏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日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爲名故貶去其族齊爲侯伯鄭伯又爲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无功故无成敗也案四年鞏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无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鞏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



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爲師期鞏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注齊鄭至宋地 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注三國至戴城 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窺杜氏非也

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載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載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俶載爲熾菑是其音大同故漢於載國立菑縣於晉屬陳留

傳注尋九至魯地 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戚公旣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注會不至日誤 正義曰六月无戊申者下有辛巳取

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  
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  
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注勞者至王爵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  
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饗  
餼乃是旣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熟  
食曰饗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饗餼言  
之非謂大禮之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  
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  
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

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既殮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孰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注三國至通稱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爲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辯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注報入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无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

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十有一年至來朝 正義曰十下言有者干寶云十盈  
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  
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  
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注與謀至昌縣 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  
稱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  
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  
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  
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  
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

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注實弑至諱也 正義曰他君見弑則書弑魯君見弑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弑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衷史不書君弑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爲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塗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

惡知爲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刎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傳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注薛魯國薛縣 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

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死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注薛祖至之前 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注卜正卜官之長 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

注庶姓至姓也 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大揖同姓鄭玄云庶姓无親者也異姓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周之至爲後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閒離迤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卽云无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

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  
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  
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  
祝佻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  
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  
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  
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  
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  
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  
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  
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

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總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

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注薛任姓齒列也 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

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

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

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列也

挾軻以走 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

軻轅也方言云楚衛謂軻爲軻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筆

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軻不可復

挾且筆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注達道方九軌也 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

塗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宮云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爲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達爲九道交出也今以爲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

也

注螯弧旗名 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旛而左傳鄭有螯弧齊有靈姑鉞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其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餽余口釋言云餽饘也則餽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

注謁告至曰媾 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媾

注絜齊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  
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  
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  
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士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  
山川之祀

注圉邊垂也 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  
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  
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  
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  
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

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  
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郟之地令寄帑與賄  
而虢郟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  
東遷卒定虢郟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  
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郟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  
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  
公也全滅虢郟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  
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  
艾殺此地而其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卽與俱  
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

注大岳至繼也 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



炎之後言鯀爲黃帝之後其工爲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其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達云其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後也肩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肩繼世也

禮經至嗣者也 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理國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

子孫故禮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 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此言二十五人爲行者以傳先卒後行殺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爲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卽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頰考叔者令卒及行聞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殺又更令一行之閒或用雞或用犬重視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

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豶謂豕之  
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豶豶者是牝知豶者是牡祭祀  
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豶明以雄猪喻也

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  
諸侯抚封蘇益生以温爲司寇尙書立政稱周公告大  
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注息國至息縣 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  
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  
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  
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  
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

也

凡諸至于策 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  
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  
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  
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  
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從彼以虛  
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  
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寧殖  
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  
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  
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

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舛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爲言魯非不知但旣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旣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臧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總謂理有曲

直兵有疆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  
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  
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  
知其不待兩告

注大宰官名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  
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  
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无大宰也羽父名  
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  
榮已耳以後更无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討寯氏有死者 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寯氏所  
弒公在寯氏而死遂誣寯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

爲氏所弑故討爲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  
注欲以至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弑君之罪加爲  
氏則君非爲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  
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无據進誅爲氏則實非  
爲氏弑君退舍爲氏則无弑君之人是其進退无據也